

道地崇拜與基督徒身分

(作者：林瑞峰；翻譯：平山)

崇拜與文化

教會如果認為必須縱身一躍、跟隨當代音樂潮流，才能復興他們的教會（也就是說，使崇拜更有意義或更「屬靈」），這樣的意見總是令我擔憂。我一點也不反對當代基督教音樂，其實我還狂熱支持呢。然而有些教會視它為靈命進深的不二法門，就令我感到不安。

重要的是，崇拜必須反映敬拜者的心靈，必須是他們全人的語言。基督教崇拜需要反映這群人的文化，也使他們與神的關係真實具體；而最初引發崇拜舉動的正是這份關係。既有會眾的貼心語言和文化，這類崇拜舉動就變得道地了，有純全的標記，我們也達成耶穌所指示的「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」。

因此，道地的崇拜並不是由崇拜風格決定。無論崇拜風格是禮儀或非禮儀（當代），都不要緊；要緊的是，它是否反映了敬拜者的身分與敬拜者的處境（*sitz im leben*）。有人喜歡以表記和象徵為導向的崇拜，有人則滿足於文字和音樂。某些敬拜者可能需要樂團來輔助他們敬拜，有人則只要有詩班和風琴就開心了。這一切不同的風格，在對神的真實崇拜上各有一席之地。記住這點，設計崇拜風格的人悉心聆聽神的心意和人的需求，就很重要了。神賜下常識給祂的百姓，我們需要使用它！

崇拜與表記價值

崇拜舉動對敬拜者而言，必須具有某種意義，必須具有關聯性（或表記價值〔*sign value*〕）。在儀式學的領域，表記價值與身分的形成有關。表記價值使人能「識別」自己，這是存在的基礎。表記可以具有多層意義，但最後決定自己身分的，還是領受這類意義的人。事實上，表記價值對於協助我們明白身分的形成很重要，而循著它的發展軌道，我們就能明白為何某些人會以某種方式做某些事情。崇拜舉動是這類表記價值的一個途徑，幾乎週週固定展示又大力強化。崇拜風格的改變，難免會塑造這群參與崇拜舉動者的身分。那是否意味著某一崇拜形式一旦形成，就不能重新塑造了？答案「不是」，但那需要小心、緩慢適應，很像拆除爆裂物，做得不正確就摧毀已形成的一切，因此必須謹慎為之。我思索這

騎虎難下的情勢，想提出兩點指導原則。第一，我們必須記住：在我們怎樣敬拜神的細節方面，聖經裡並沒有嚴格的規定。第二，神百姓的身分蘊涵於他們的崇拜舉動，它能反映出他們是神的百姓、並且與神的關係如何。

因此重要的是，決策者企圖為崇拜舉動設立新方向時，必須了解這事並不單純。其實，它具有教會（the ecclesia）生活的重大含意——教會是神的百姓，也身負使命作為基督在地上的身體。

不錯，沒有單一的崇拜形式（風格）能滿足神所有百姓的需要，因此崇拜風格的改變勢在必行。然而問題來了：左右這類改變的應該是什麼？這類決策的基礎應該是什麼？

使我們的崇拜道地

我認為，塑造任何崇拜形式時，先要考慮新方向是否有助於加深基督徒身分的形成。崇拜的風格或形式作這改變，會不會堅固崇拜的表記價值？對那些參與的人而言，這改變會不會使崇拜舉動更道地、更有意義？重新塑造崇拜形式的行動，在基督徒身分方面啓示了什麼？是否讓人記住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種族傳承？

新加坡一直很敞開接受西方的影響，新加坡教會也一樣。事實上，基督徒向來被指控西化。果真如此，我們身為神在新加坡的百姓，已經疏離自己的根源到什麼程度了？何謂作個擁有這一切種族和傳統包袱的新加坡基督徒？我們是否藉由音樂上的選擇或敬拜的方式，而使問題惡化了？

我一直主張：基督教崇拜必須塑造我們，然後我們必須藉由與神相會、讓祂對付我們，而重新塑造我國的基督教崇拜。我們的崇拜若要道地，必須不只見證我們與神的關係，也要見證我們與某一地理位置的弟兄姊妹的關係。我們的基督教崇拜必須反映我們的神學觀點和生活經驗。

根據這項事實推論，我們的崇拜舉動不該完全倚賴任何單一來源，尤其音樂曲目，可惜我們看來卻如此。請聽我們每個主日吸收了多少西方的聖詩和短歌，而許多教會甚至決定只唱當代基督教短歌。我們為何如此依賴這類音樂曲目來敬拜？這表明我們是怎樣的人？我不是說，我們不能與世上其他地區的弟兄姊妹有共同的經驗，其實我想堅持一點：如果我們想成為胸懷全球的基督徒而敬拜，就

必須努力唱拉丁美洲、非洲、亞洲其他地區弟兄姊妹的歌曲，不該困在美、澳兩地的西方聖詩與短歌裡。不過，我也大力提倡挪點位子給我們自己的表達方式。我們可曾花時間，在自己的崇拜舉動裡這麼做嗎？我們試過委託本地作曲家寫新的聖詩和短歌嗎？我們可曾想過展示同胞所創作、表達他們基督教信仰的藝術作品？我們對自己的藝術這麼不感興趣，是否默默反映出我們觀念中的神拒絕我們的創作能力，卻偏好西方弟兄們所獻上的？

崇拜可能是痛苦的。我們可曾體驗過崇拜的痛苦？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——爲了自以爲更重要的任何理由，而放棄亞洲基督徒身分的那種痛苦？曾任循道會（Methodist）牧師的 Samuel Liew 寫了一首歌，名爲「按我名字叫我」（Call me by my name），適切地強調崇拜與身分的關係。我相信這首歌今天仍和我們息息相關，願它向你說話，如同向我說話一樣。

我既孤單，又不孤單，

眾人環繞我身邊。

我有一名，又無一名，

我迷失，誰能找尋？

群眾充斥街頭，

衡量惟靠統計。

我是名牌卻無名，

金庫卻無金。

遠離墳墓與無名之地，

一人爲他人而來，

所有生命祂賦予標價、靈魂、名字。

（副歌）

按我名字叫我，

按我名字叫我，

我主啊，按我名字叫我，

按我名字叫我。

Samuel Liew 版權所有，取自《鳴竹詩選》(Sound the Bamboo)

林瑞峰目前在美國紐澤西州哲吾大學 (Drew University)

攻讀哲學博士 (禮儀學)。

(徵得衛理音樂學校快訊編委同意，轉載至本網頁，謹此致謝。)